

中国俄罗斯侨民与俄文学活动

苗 慧, 刘洪波

(齐齐哈尔大学外语学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摘要] 侨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侨民浪潮往往与历史变动紧密相连。由于中俄两国之间交往历史悠久, 特别是由于“中东路”的开工和十月革命的爆发, 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东北, 其中不乏作家、诗人。他们带来了俄罗斯文化, 以此丰富了中国文化。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活跃并繁荣了哈尔滨等城市的文化生活, 并增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界的沟通 and 了解。

[关键词] 侨民; 文学活动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234(2008)04-0140-02

一、中国俄罗斯侨民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 当时中国的史书称俄国为“斡罗思”。据《元史》记载, 至顺元年(1330年), 就有大批斡罗思人为元朝戍边、屯田。朝廷给他们耕牛、种子和农具。到1715年至1860年, 俄国先后派遣13批东正教传教士来到北京, 神职人员共达155人。这些俄国传教士和商人组成了在中国的早期俄国侨民。^{[1](p.6)}从19世纪60年代,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 俄、英、法、德、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 列强在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华政策。在这一政策下, 列强一面承认清政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 并在镇压人民革命的血腥事业中继续给予清政府以支持, 一面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其中, 中俄先后签订了伊犁条约、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此后, 俄商到中国经商者日益增多。1870年前后, 乌鲁木齐的俄国商铺有30余家, 800余人。而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后, 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 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中国, 主要是来到东北。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生、律师、工厂主、商人、手工业者、文化娱乐行业人员、资本家及其家属等。据统计, 到190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俄侨总数已达到30000人以上, 到1911年, 俄侨在中东铁路沿线开办的工厂已有63家, 到1913年, 在哈尔滨的俄侨企业达100多家。居民达43091人, 占哈尔滨市人口总数的63.7%。最多的年份是十月革命后的1922年, 整个黑龙江的俄侨达20万人。^{[2](p.18)}

俄罗斯移民数量不仅在哈尔滨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数量, 而且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侨民数量横向相比, 也是最多的。例如解放前曾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辟有租界, 但据1927年统计, 生活在租界内的全部外国侨民不过8142人, 又如上海,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加起来据有其市区面积之大部分, 但生活在租界内的外侨19世纪60年代只有2000多人, 1925

年也不过3.7万人。

再如在哈尔滨, 在1922年的侨民状况是: 英国182人, 美国106人, 法国83人, 德国112人, 意大利45人。^[3]

在这个庞大的俄侨群体中, 有大量善于创作和有研究能力的知识分子。这些找到安身之所的俄国侨民们, 在异国他乡继承、保存和弘扬俄罗斯文化精神和传统的同时, 也用自己的文学和社会文化活动为中俄文化的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做出了贡献。而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的侨民在与中国各阶层民众进行多方面的接触与交往的同时, 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因而形成了俄国侨民独特的文化。

二、俄侨文学活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外来文化, 尤其是西方各国文化纷纷在中国传播, 如英美文化在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 法国文化在两广地区, 德国文化在山东地区等等。与上述西方各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比, 俄罗斯文化在中国, 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是其它各国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俄罗斯文化在当时的东北和上海, 是一种相对于中国的先进文化与强势文化, 因此它的扎根与传播就有了土壤。

十月革命后, 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文化和文学创作一直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 那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是如火如荼、丰富多彩的。他们在中国出版俄语报纸、杂志, 编排戏剧, 组织演出音乐会, 成立了出版社、图书馆、书店和一些文学协会、社团。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 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灿烂时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的主要中心是哈尔滨, 后来发展到上海。^{[4](p.93-95)}

哈尔滨的俄侨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巴尔考、费多尔·卡梅什纽克、谢尔盖·阿雷莫夫等。

巴尔考结婚后叫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尼鲁斯, 1887年生于波尔塔瓦, 童年在高加索度过, 并毕业于当地

[收稿日期] 2008-06-16

[基金项目] 该论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11522162

[作者简介] 苗慧(1965-), 女,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授,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中学。结婚后迁居对彼得堡，之后于十月革命前一年迁居哈尔滨。从此，“与哈尔滨亲密、融洽”地生活到1933年。1933年，“心中怀着痛苦”告别哈尔滨，去了上海。

她是一位诗人。无论在哈尔滨还是在上海，她都经常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发表诗歌。从诗人这一侧面来说，在群星灿烂的中国俄罗斯侨民女诗人中她是最早升起的一颗星。不仅如此，她还是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与她同为开拓者的还有费·卡梅什纽克、谢·阿雷莫夫等人。当时在上海做记者的克卢森施藤—彼得列茨曾经这样评论巴尔考：“她的声音唤醒了一片文化荒漠的诗城哈尔滨”。根据另一位侨民作家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在20年代末期巴尔考的家变成了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活动的中心了：“……在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的家里——巴尔考是她的娘家姓——听到的却是哈尔滨诗人们的作品”。著名俄侨诗人聂斯梅洛夫、叶欣都常来她家做客。根据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巴尔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她不仅用俄语写诗，还用法语写诗，并把阿赫马托娃的诗译成法语”。她从1920年为北京的《俄国述评》撰稿开始，陆续为《边界》、《俄罗斯言论》、《朝霞》等杂志报纸写东西。出版有诗集《熄灭的火焰：诗》（1937年，上海）、《献给祖国》（1942年，上海）等。

她还是一位妇女问题专家，写有这方面的论著。她主张俄罗斯侨民妇女们应该“继承良好的老时代传统，维护祖辈、父辈所追求的人道理想”，“妇女不应该屈从于膨胀的享乐欲，奴隶般地模仿在精神上与风格上与欧洲格格不入的美国影星”。“一个俄罗斯妇女应该教育俄罗斯孩子爱祖国，不以‘侨民’的称号为耻，并懂得俄语和俄罗斯历史”。

她回苏联时间没有记载，于1954年逝世于苏联。她是位优秀的诗人、记者、作家。[1]P.60-71)

第二阶段：1926—1935年。这个时期是有年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文学联合会“青年丘拉耶夫卡”拉开序幕的。其组织者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雷佐夫（阿恰依尔）。“丘拉耶夫卡”小组每周集会两次。主要活动形式是请有名望的学者和老一代文学家给成员作报告。苏联的文学家也经常到哈尔滨参加小组活动。报告会的题目主要是有关诗人和作家的创作艺术。诗歌朗诵和音乐会同样吸引大量听众，有时达一千人，这样的活动一般是不收费的。1932年7月3日哈尔滨出版了第一期文学周报《青年丘拉耶夫卡》，当时作为俄文版《哈尔滨每日新闻晚报》的周末附刊发行，但是仅维持一个月，8月6日就停刊了，先后只出版6期。事隔不久，1932年12月27日文学报《丘拉耶夫卡报》第一号问世。此报直接由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文学培训班主办，一共8页版面，由柳巴文印刷厂印刷。后来，佩雷列申担任主编。在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哈尔滨，《丘拉耶夫卡报》的出版无疑是件大事。“丘拉耶夫卡”成员还积极地为《边界》杂志撰写诗文。许多作家和诗人从这里起步，直至生命结束。他们是Л.安德森、М.沃林、F.格拉宁、И.拉比肯、B.佩雷列申、B.杨科夫斯卡娅等。

由于日本侵占东北，从1933年起“丘拉耶夫卡”的成员陆续流亡到上海。这样一来，哈尔滨的这个诗人团体终于在1935年春解散了。

第三阶段1936—1945年。1935年苏联单方面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本和伪满政府。此后，几千名苏联籍职员回国，较富有的俄侨离开哈尔滨到南方的城市，大部分去上海，未能离开“满洲国”的俄国人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丘拉耶夫卡”消失以后，俄侨文学爱好者并没有沉默，他们又自发组合在一起，至少有7个文学、诗歌小组相继成立。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命名的K.P.

小组为例，它成立于1938年，是保皇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组织。小组原主席是弗谢沃洛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佐夫。他从1920年起居住在哈尔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回国，1979年去世。他在生前写下了大量关于哈尔滨生活的文章。小组主要成员有青年诗人叶琳娜·涅捷尔斯卡娅、法伊娜·德米特里耶娃、尼娜·扎瓦茨卡娅等。

涅捷尔斯卡娅1912年生在雅罗斯拉夫尔，自幼爱好诗歌，童年在哈尔滨受教育。她经常在《边界》杂志上发表作品，曾出版过两部诗集：《门旁》（1940年）、《白色小树林》（1943年）。她的抒情诗节奏铿锵有力，经常被谱上乐曲，在音乐会上演唱。她在哈尔滨居住了十几年，后来随丈夫迁居澳大利亚，1980年在那里去世。在她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她极度怀念祖国，也怀念第二故乡——中国，她把哈尔滨看作是自己祖国的一部分。她在澳大利亚曾作诗表达对哈尔滨的怀念，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
一切往事如云烟再现。
哈尔滨教堂的钟声响起，
城市裹上洁白的外衣。

无情的岁月悄然逝去，
异国的晚霞染红了天边。
我到过多少美丽的城市，
都比不上尘土飞扬的你。

提到哈尔滨的文学生活，不能不说起当地的《边界》杂志。除了诗歌、小说之外，该刊还刊登地区新闻、评论；设有有关日常生活的专题栏目，如保健、妇女化妆、评选“最佳儿童”“猜字谜”等。

《边界》不但拥有地方的记者，还有驻西方的记者。萨沙·乔尔内和俄国境外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到编辑部刊登。哈尔滨作家、诗人的作品，几乎都在《边界》上出现过。40年代哈尔滨的读者已在这本刊物上读到了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小说《飘》的译著。30—40年代《边界》杂志曾在有俄国人居住的世界各个角落广为传阅。刊物图文并茂，不但反映了东方的生活和宗教，而且还是了解西方的窗口，因为它转载或摘登了当时欧洲、美洲报刊的资料、文章。

40年代以后，《边界》每期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日本当局检查，还被迫增加“伟大的日本”栏目。在严峻的形势下，刊物仍坚持出版好几年，一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哈尔滨，杂志才不再出版。

三、结束语

俄侨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历史、东方风俗、中俄关系，具有极其宝贵的研究价值。他们不仅深入研究东方文化的民族传统，尊重其民族精神生活，又能找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以便不以民族属性把人们分开，而是把人们团结起来。俄罗斯侨民作家们为此做出了努力。其作品不仅对本国文化是个贡献，对东西方文化也是个贡献。

【参考文献】

1) 2) 李兴耕，等。风雨浮萍[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3) 唐戈。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重要途径[J]。学习与探索，2003，(5)。

4) 穆馨。俄罗斯侨民文学在哈尔滨[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4)。

5) 苗慧。中国俄罗斯侨民女诗人巴尔考[J]。俄罗斯文艺报，2007，(4)。

〔责任编辑：王 丹〕